

日最

◀號四零百一第▶

日一月十年二十
日一念月八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招收練習生

本社編輯部發行部。各招練習生一名。待遇供膳不供宿。期升任職員。酌予優給。凡有高中小學畢業程度。年齡在十五至二十之間。身居本埠能有妥實保證者。請親筆繕函。備述年齡籍貫學業經驗家世等等。或於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來社面洽。不合恕不作覆。

良晨好友社佈

鷓聲週報第十一期已到良晨好友社代理發行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銷至百份以外者。每份批價大洋六厘。有意承銷者。請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當即遵照辦理。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有意賜登本報廣告者

如有所詢問或商確。儘請投函本社。當竭誠奉答。本埠並可派人趨前接洽一切。良晨好友社廣告部佈

大江集

係胡懷琛先生之詩集。現已再版。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加寄費二分。良晨好友社代售。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歐亨利號(中)

我的歐亨利

(續)

(其女瑪格蘭著) 周浩譯

在那百色相雜的秋林中，我們曾作過許多長步的旅行。手中各執一鎗。然那射擊的靶子。只是那些無生命的草木。就是時遇着一羣羣的野兔在草中疾馳。和許多的松鼠在樹上營巢。也不相害。他常無論說何種動物的生命。總須保護。不能無故加害。所以他從沒有入過那種種的打獵



歐亨利之工作時候 簡凡繪

這事記得也在近年的冬天。那日已近黃昏。見他踽踽地獨自從外歸。擊一根稻莖的時候。把他誤打死的。說時臉上雖也露着笑容。可是與平時的笑態。截然不同。這就顯出他心裏非常發痛。說時我們已走近屋前。他忽地俯身下去。在軟地上掘了個窟窿。將那死鳥用樹葉填着。葬在裏面。然後再拿些樹葉和泥土。蓋在上面。當他入門之際。他對其餘的家人却說他出外很樂。可是只有我知他一天的快樂。都跟着那死鳥。埋入樹葉和泥土中去了。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此事過後不多幾時。他就回轉紐約。當那臨別的當兒。我們都覺得十分悽其。他只咽着喚道。『別兒……別兒……』！這是他常常喚我的稱呼。他有時也叫着『琴墨』或『拔德』。至於『瑪格蘭』却倒不常喚的。——這是他說不出和說不盡的千言萬語的表示。我覺得他此時已失却拿言語來表出意念的能力。我相信他確有此景。我更覺得他此次分別。與往常有些不同。因為分別時的說話何等重要。然而又恐重傷他心。所以我也只能答說。『我都知道』。和『明白了』。說罷。他臉上露出一種很難測的安慰。接着又是一個不常見的微笑。

那知從此一別。我們就再也沒有遇見的日子了。空剩這許多深刻的紀念。永遠留在我的腦中。唉！一個溫柔寬宏和懇摯的同伴。一個難覓的知己。——一個良友。至交的良友。

美國的毛柏霜

(終) 朱維基

當歐亨利活着的時候。他的作品是不十分受人歡迎的。等到死後。他的名望便一天大如一天了。他的書已經售去了一百多萬本。據他的出版者說。歐氏的著作銷售的數目一天多如一天。已經破了全世界銷售短篇小說的記錄了。我們由此可見歐亨利受人歡迎的程度了。福耳門說。『他寫小說有

毛柏霜的手腕。但是他的諸談是毛柏霜做夢也做不到的。』美國某大雜誌的評論道。『當我們一壁很守舊的估值近代的作家。一壁很高興的承認甚麼「新史蒂芬孫」啊。『新吉百靈』啊。和「新毛柏霜」啊的時候。我們大可開誠公布地去欣賞歐亨利的著作了。』歐亨利的作品有二個特性。第一是他新聞家的風格。第二是他平民的精神。這二個特性併合攏來時。便把人生的本來面目啓示給我們看了。紐約某大報主筆哈葛脫先生說。『歐亨利所寫的作品。半有紐約星期報。半有時式報的氣味。……他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叢書

萬奇全書

此西實篇人稱奇怪
書又情讀奇·書
內容又奇·編·了·好·
趣·紀的百冊·拍·
載實六·稱案令十事泰

紅土綿

纏綿集是張枕綠先生的傑作。以文言筆記體。專記中外哀豔的事。有二十餘篇。一百餘頁。在印刷中。特此預告。

良晨好友社。

良農好友社。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卽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一)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二)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蘭蘭倒後訴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酒有怎樣的豐盛。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側耳聽着。只覺出神。

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牽柳枝。口吻殷勤。一舉手一投足。存在那合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看不清楚。柏夫人也不忍細瞧。勉強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一) 實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

的範圍是有約束的。他的形式不是東扯西拉的。他把情感的對比和斷言的色彩用在他各篇小說裏。他以特創的眼光去領悟人生的一斷片。談諧而深入。他描寫一個人物和一種情境既很清楚。又集中在一焦點上。這種魄力。除了歐亨利外。在近代的小說家中簡直找不到了。

『在似非實是論和混合文明的對比中有許多遺傳下來不知不覺的談諧。歐亨利是決不忘記的。他不是道德似非實是論者。也不是執拗的唯心論者。更不是靜默的唯美論者。他要尋出來描寫的是似非實是和對比的喜劇。這兩種喜劇他用諷刺的色彩去平均他們。』

『歐亨利的勝利大都是幻想的勝利。他有極妙的感覺。他能夠發見寓言和冒險中的奇異。想像中的永存象徵。蝦蟆珠般的美麗。』歐亨利的觀察力很深。我們已經知道了。他能夠在平常的東西上發見非常的新事實來。這便是他特到的地方了。我想在近代的作品裏。找不出第二個人來。李台說道：『他既是紐約四百萬人民生活的描寫者！竊賊。警察。伶人。速記者。女會計員。鬧事者。等等——歐亨利對於性質和動機美醜的觀察之深。無能出其右者。他不單觀察人生而已。又進而用狡獪吞吐的方法。提出他自己對於人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獨步了。他對於人生迅捷的觀察。和深透的解釋。是絕對他人所不可及的。』

歐亨利在他的『榮與王』小說裏。借着書中的人物。

表述他作小說的技藝。他說道：『小說的技藝是在乎藏匿讀者所急欲知道的。直到你把題外不相連的事實暢言而後已。一篇好小說好像是一粒裏面有糖的苦藥丸。』歐氏最善用這狡獪的技藝。有時用得實可驚人。他常常很機巧的領引你上去。直到你覺着這篇小說的結局一定不佳的

時候。他便忽然出其不意的在一段文字裏。把全事迅速的轉過來。給你一個更妙的焦點。篇中似乎已死去的人物也就復活了。

念。我們看『寓室』一篇的用筆。多麼悲慘而冷雋。到了結束。却用兩個婦人無關緊要的談話說出全篇的關鍵。多麼開暇而週到。歐亨利是死了。或那用煤氣自殺的女子。便是那青年的情人凡修納女士。但是我們早已知道了。這是何等的藝術手段呀！



歐亨利著之作拜崇者 朱維基君

歐亨利致其女公子的信

朱維基譯

本特刊號中的『寓室』。(下期刊登)可算是歐亨利的代表作品了。看了這篇後。我們對於歐亨利的藝術手腕。可以有一個更確實的觀

可愛的瑪格蘭。我好久不聽見你的玉音了。我在前世紀接到你的一封信。但每一百年一封信不是常常有的呀！我一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
新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
個凡補畫。格式
極別緻。
印有紅色綠色藍
色三種。任憑選
擇。
每百張實價大洋
二角。
每一千五百張。
批價大洋二元。
(寄費一律免加)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發行

天一天的等着。不寫信給你。因為我盼望有東西寄給你。但是還不來。所以我想無論如何要寫了。我望你的錢好好的走着。你再寫信時。一定要看一看那錢。告訴我什麼時候了。那末我不必爬起來去看鐘了。無上的愛你！

父字。

一九〇〇年正月十四日

二十年後

(美國歐亨利) 朱維基譯

警察在巡行的路徑上很感動的走去。他的感動不是給人看的。因為街上行路的人很稀少。却是他的習慣。時候雖不到晚上十點鐘。但是峻冷的風。帶着雨意。差不多

很可以趕去街上的人了。

警察一壁向前走去。一壁推着路旁人家的門。很奧妙奇巧的旋轉他的木棍。他們的模樣微覺誇。身體魁偉。兩只精警的眼睛時時向街衢四處射視。的確是一幅平和守護者的圖。近邊的地方守備得很早。亮光不時從煙紙店和宵夜館裏射出來。但是大多數商店的門早已關閉了。

警察差不多走到一帶房屋的半途間。他忽然慢他的脚步。一個人口中咬着一枝燃火的紙烟。倚在鐵器店的門上。一些沒有光亮。警察向他走去的時候。那個人便很急的說話了。

他很膽壯的說道：「先生。一點不錯。我正是在候一個朋友。我們在二十年前便約好的。聽了似乎覺得滑稽吧？如果你要明白這句話。待我解說一番。差不多二十年前這裏是一所飯店——「大舅」白蘭旦飯店。」

警察說道：「這所飯店直到五年前倒的。」

靠在門上的人擦了一根火柴燃着了紙煙。火光中顯出一副灰白方顎的面孔。尖銳的眼睛。近右眉毛有一粒小小的白斑點。他領帶上的別針是一粒金剛鑽。鑲得樣式很異特。

那個人說道：「二十年前的今夜。我同紀梅威而斯在這兒白蘭旦飯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店裏面吃飯。他是我最好的同伴。世界上最好的青年了。他同我就是生長在這兒紐約北方的。好像住在一塊兒的同胞弟兄。那個時候。我才十八歲。紀梅已經二十歲了。第二天早上我動身到西方去經商發財。你不能把紀梅拖出紐約城。他以為除了紐約以外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了。在那天晚上。我們便約定二十年以後。這一日。這一個時候。在這北方。我們要作第二次的相會。不管我們的情形怎樣。或來的地方怎麼遠。我們想像在二十年中。我們二個都應該定當了命運。發了財了。不管做什麼生意。」

警察說道：「你講的我覺得很有趣。雖然我似乎以為這相會的時候未免太長久了吧。自從你離開了之後。你有沒有聽得你朋友的消息？」那個人說道：「是的。有一個時候我們曾通過信札。但是一年或二年後。我們的踪跡大家都不知道了。你不曉得嗎？西方是大的地方。我在那裏亂衝直撞。的確是很忙的了。但我曉得如果紀梅還活着時。他要在這裏相會的。因為他素來是世界上最真確最堅心的人。他決不會忘却。今夜我從數千里的地方星夜跑到這裏來。站在這門前。如果我的老友不失約。那末也不使我徒然了。」

等候朋友的那個人掏出他的錢來。樣式很美。蓋上嵌着一粒小小的金剛鑽。

他報告道：「十點缺三分。我們在這裏飯店門前分袂的時候剛巧是十點鐘。」

警察問道：「你在西方很可以過去吧？是嗎？」

「你這賭物！我希望紀梅也一半的好。他雖是一種苦工。却是一個善人。我須要同將取我金錢的智力相競爭。一個人鑽入紐約的溝渠裏去。西方須拿剃刀的邊放在他上面。」

警察旋轉他的木棍。走上一二步。『我要去了。望你的朋友快來。你等到他一定的時刻嗎？』

民權素一
至十集五
折出讓欲
購者有長
青週刊全
份附贈外
埠函購郵
費自邀郵
票代洋限
一分三分
南京路維
新鞋號韋
石如

鄧人今缺冷眼觀一銀山女王下
影之花下彼得警長上祕密海島
中新戀情下小說林出版新石頭
記吳研人著又小時報九號十五
號廿八號三九號四二號四四號
四七號五四號七四號九三號新
世界報自元號至二百四十號全
份天韻報壬戌十二月四初五
計二張吳語報壬戌八月全份諸
君如願割愛者當以書藉或現金
相酬接洽處圓明園路十號洛士
利保險部何積珊

最短之短篇小說

胡寄塵著。
每冊連寄費三角。

大江集

胡懷琛著。新體詩集。
已經再版。每冊連寄費
二角二分。

本園每年所用原料。價值在二三十萬元以上。今年營業更盛。原料需要更多。祇求貨色上等。不問價值之貴賤。希望種植家和畜牧家積極改良種牧。我們也受惠不淺呢。

本園貨物固是十分道地。裝璜也極美觀。已經通國皆知。所以經售的人不必費多少口舌和筆墨的廣告。能得穩賺錢。不過經售的人如有鑒別眼光。來批賣真正老牌的冠生園食品。你們的信用益發增加了。

國人往往不甚注意國貨。單就食品一項而論。總喜用外貨。這是一個缺憾。我們希望工商界努力改良。就希望熱心家切實提倡。至於本園出品。夠不夠提倡的資格。這是要請大家嘗試嘗試。憑一憑良心了。

本園出品各種菓子露。如檸檬、香蕉、桑子、杏仁、蘋果、等類。又果子類。如陳皮梅、南華李、陳皮橄欖等。又牛肉類。如結汁牛肉、果汁牛肉、牛肉屑等。又菓漿類。如杏子漿、李子漿、蘋菓漿。聽憑選購。竭誠歡迎。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冠生園啟

冠生園披露

余缺民權
素第五本
有人肯割
愛者願酬
現金一元
郵費歸余
任時報短
篇小說二
三四照價
購回寄浙
紹東浦陳
德峻後至
壁還

壬戌九月初四十五
 十六三十十一月初
 八初十廿七十二月
 初四初六十三廿二
 自由談穆辰公之伶
 史如願見讓請先來
 函接洽戲劇月報
 已故周瘦廬編祇
 出一期備贈著超叢
 活或雙熱新嚼墨蘇
 州西中市聚源齋轉
 徐魯君

一夢中世
界。因篇
幅。稍長。
未能。在
報。第一
零。二號
刊。完。將
俟。在。積
百。零。六
刊。完。竣
此。佈。
農。好。友
編。輯。部

上海科發藥房啓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内服神藥

每瓶一元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瓶一元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支五角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印 有 詳 細 仿 單 函 索 卽 奉

那個人說道：『我想不是這樣！我至少給他半個鐘頭。如果紀梅活在世上。他在那個時候一定會到這裏的。先生。好長久呵！』

『先生晚安罷。』警察這樣的說。沿着他巡行的路走去。一壁走。一壁推門。現在天下微雨了。風本來吹得不定。現在穩了。幾個步行的人衣領掀得高高的。手叉着袋。寂然急走。形狀悽慘。站在鐵器店門前的人跋涉了幾千里路到這裏來赴約。把他少年時的朋友疑惑得妄謬極了。他抽着紙煙等着。

他等候了二十分鐘。一個穿着長大衣的出人。高掀起衣領。簡直遮掩了他的耳朵。從對面橫越街道。他一徑走到那等候着的人處去。

他很疑惑的說道：『漢溥。是你嗎？』

站在門前的人喊道：『紀梅。是你嗎？』

『感謝我有人呵！』新的到人這樣的呼喊。握住了那人的兩只手。『你是漢溥。自然是僥倖了。我早曉得如果你還活着。我一定能遇見你的。哈哈！二十年的確是很長久的漢溥。舊飯店沒有了。我

我飯店還開着。那末我們能夠再在那邊吃一頓飯了。老兄。你在西方怎樣？』

『極佳。我所請求的都給我了。紀梅。你改變了命運了。我決不想到你又長了二三寸了。』

『哦。我二十歲以後稍微長了一些。』

『紀梅。你在紐約很好嗎？』

『極平常。我在城市部裏有一個位置。漢溥。來罷。我們到我所曉得的一個地方去。講講我們從前時候的事情。』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零四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二個人手握手在街上走去。從西方來的人浮誇他的成功。開始講他一步一步的經過。又一個人呢。只是把頭埋在大衣裏。很有滋味的聽着。

一所藥房在轉角上。電燈的光很亮。他們走到炫光之中的時候。他們同時都互相面面相覷起來了。

從西方來的人忽然停步。撒開他的手臂。

他急急說道：『你不是紀梅威而

斯。二十年雖是長久的時候。但還不致把一個人羅馬式的鼻頭變做短鼻了』

長人說道：『有的時候。把一個好人變做壞人。你在十分鐘內捉到了。』

漢溥。芝加哥的官員以為你來到我們這裏。並且打電報給我們說他們要同你講話。你不如靜靜的去罷。你很活潑。現在。我們還未到警察局去之前。這裏有一張便條是別人託我授給你的。你可以在這玻璃窗下看。這條子是巡察者威而而的手筆。』

從西方來的人翻開那張授給他的

小紙片。他開始讀的時候。他的手很穩定。但是讀完了的時候。微微有些顫抖了。那條子很短。

『漢溥。』

我在約定的時候到約定的地方。當你擦了一根火柴燃點雪茄的時候。我看見那人的面孔是芝加哥正在要的人。無論如何我覺得不忍自己動手。所以我四處走了一趟。找到了一個便衣警察來做這件事。

紀梅條